

◆漫游湘西

深山长灯

邓跃东

盛夏的一个午后,我和朋友李琦骑着自行车,穿行在湘西绥宁县白玉乡雪峰山腹地的山路上。我们这样行走三天了,食宿极简,没有具体目标。

那天,打算天黑前赶到洞口县花园镇上住宿,可是怎么都快不起来,一路被美丽的风景拖拽着。下午五点,突然下起了大雨,把我们逼进路边的一座凉亭。几根烟后,雨还没有收敛的意思。过了半小时,雨停了,我们抓紧赶路。可是我的车子后轮泄气了,骑不动,只能推着。天色已经落黑,前方二三百米远就看不清了,各种怪异的动物声此起彼伏,我们变得紧张起来。离花园镇还有二十多公里,推着车子步行,最少还要三个小时。两人饥肠辘辘,越来越疲倦。一路峰回路转,没有人烟。

忽然,前方出现一个亮点,是什么?两人停下脚步,望了望,是灯火,一直固定在那里,不是萤火虫。我们的步伐立马加快,心情变得紧张起来。走了十来分钟,看到了瓦檐翘角,原来山坡上有几户人家,每户的屋檐下都亮着一只小灯笼。光线愈加明亮了,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赶不到镇上了,到这里借宿试试。

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。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在家,还有两个七八岁的男孩

子。我们表明来意,还拿出身份证,说可以交住宿费,也问了一下村里是不是做民宿……想不到,老汉一口答应,说不用交钱,就是住宿条件差了些。老汉又问我们,还没吃饭吧,搞点饭吧。还没等回答,老汉就从灶上的木杆上取下一块腊肉,放到水盆里。女主人开始淘米,用的是圆底鼎罐。我们连说谢谢,真是麻烦了,我们付饭钱。老汉说,怎老说交钱,我们不开店,从没收过过路人的钱;你们是客人,信任我家。

老汉接着说,你们看到门口挂着的灯笼吗?就是给过路人点的,远远地让人看到,这里可以落脚。山里的村寨都是这样,我们外出也要借宿,大家都不客气,回家一样。

听着好新奇,山里竟有这样的风俗,倒是我们城里人想复杂了。我还想,要是他们来到城里,住不上宾馆,能够借宿到吗?

我记得,我们村里有条上州下县的石板路。小时候每天看到各色人等,纷纷从村里穿过,夜里便就近借宿。来人借宿,主人是高兴的。我们也会管饭,主人吃什么,他们跟着什么。但是,我们村里不点灯笼,客人来了就来了,走了就走了。

说话间,饭菜摆上了桌,一大盘干笋

炒腊肉,一大钵汤,卧着两个荷包蛋,撒了小葱,香喷喷的。他们不吃,坐在火塘边,说等我们吃了再吃。这是山里的规矩,劝也没用。我们只好加快吃饭速度。我们放下筷子后,他们才上桌。小孩子吃得急,显然是饿了。我们的包里还有一些袋装食品,李琦赶紧找出来,打开两袋让小朋友尝尝。老夫妻训斥他们,怎么要客人的东西,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孩子们脸上有些羞赧,又带着惊欢,显然是这种食品很对胃口。李琦把剩下的全部留给了两个孩子,还给他们照了相,准备回去后冲洗出来寄给他们。老汉留下地址,这里是白玉乡石坪村。

老汉说这些年村里人少了,年轻点的都去了城里打工,他家儿子儿媳也外出打工,留下两个孙子。现在,到哪里去都是坐车,过路人少,借宿的基本没有了,但灯还点着,家家都这样,整夜不熄。老汉说他小时候起,灯就这样挂着,成习俗了。“哎呀,你们这是这三年里来的新客,给寒舍添了光彩,谢谢你们看得起呢……”

哦,一只灯笼,远远地迎接着夜里要来或不来的客人,也点亮着山里人的心。心辉映,没了距离。这长明的灯笼,到底是被辜负。(邓跃东,任职于市交通运输局)

科任副科长。之后,他笔耕不辍,采写推荐了36个先进典型。

黄定聪先后18次被《人民日报》《当代党建》等报刊评为优秀通讯员,执笔主编并出版了《邵阳共产党人风采》《科技致富奔小康》等5本书。此外,其社科作品被《高扬的旗帜》等党建、社科读物收录48篇,33篇文章被市委党校推荐参加中央党校学员成果展览,还有多篇理论文章被编入《跨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》论文集。他的事迹,曾被《经济消息报》报道。

2017年以后,他被相继授予“道德模范”“邵阳好人”“模范退伍军人”“最美新乡贤”等6项荣誉称号,2021年荣获“建党百年·时代先锋”称号。

(伍想德,原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◆宝庆人物

一世笔缘写英模

伍想德

在宝庆中路社区门前的光荣榜上,张贴着湖南省“模范共产党员”和邵阳市“模范退役军人”、年届八十的黄定聪的照片。

1963年7月,黄定聪应征入伍,到青藏高原当了一名汽车兵。后因肺部严重感染,黄定聪被送进301医院,和“开国大将”黄克诚同住15病区。住院期间,黄定聪向黄克诚讲述了他在“世界屋脊”的故事。黄定聪用“高原红”笔名,写的关于“军民团结如一人”的通讯,被《解放军报》以及新华社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采用。之后,黄定聪出席了“学代会”,受

到了毛主席的接见。

黄克诚向黄定聪赠言:“理想信念,立足之魂;知行统一,党性之根;务实求是,建树之本。”几十年来,黄定聪以黄克诚的赠言引领人生,坚持向英模学习,以英模为旗帜榜样,同时用笔书写英模,在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。

1979年,黄定聪从青藏高原转战云贵高原,任某基地战略油库油料器材助理,多次立三等功。

1985年10月,在“百万大裁军”中,黄定聪被安排到中共邵阳市委组织部组织



荷塘

杨运焰 摄



◆昭陵史话

三溪桥漫话(二)

晏胜利

毛泽东给在三溪桥的老同学复信

毛泽东主席在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钟壮湘,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,钟壮湘因失业生活陷入困境。在同事激励下,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。1952年1月25日,钟壮湘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。钟壮湘展开书信,顿时老泪横流。

书信封面上,毛泽东写的地址是:湖南省新化县三溪桥。毛泽东书写的地名称呼,省去当时的区、乡,将三溪桥直接冠于县名之后,说明这个地方在新化县的知名度非同一般。

毛泽东这九个刚劲飘逸的大字,字字值千金。

三溪桥的几处古典建筑

1253年修建的三溪寺,坐落在三溪桥下街上首山清水秀之地,建筑气势恢弘。中建正殿三座,前有公祠,后有观音阁……该寺香火鼎盛,寺产殷实。关于此寺,《新化县志》载有七律一章。诗云:“破屋萧然托小岑,相依不觉二毛侵。山光绕槛岚岚净,溪水到门风雨深。尘世偷闲余此地,禅堂说法证初心。客来呼酒入林去,夜静月明长醉吟。”

三溪寺没了后,为使僧侣有一从业安身之处,当地在三溪河的对岸建起了甘露寺。甘露寺茶亭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:“此去

前程路不远;但停片刻又如何。”

三溪河上建有风雨桥,上有一副对联非常醒目:“古刹近官榭,於焉咏,於焉游,山色溪声堪悟道;故园成市镇,或欲藏,或欲憩,霜晨月色免迷津。”短短数语,讴歌了三溪桥的人文美景,凝结着三溪桥人的故土情怀。

建于1766年的文昌宫,坐落在三溪桥上街的出口处,是一处十分著名的古建筑群,占地二三十亩。建筑鳞次栉比,古色古香,分有前殿、中殿、后殿,有主楼、副楼,配有餐饮、洗浴房舍。它是乡民祭祀场所,做过学校使用,还是乡所、区治等的办公地点。

三溪桥街上的住民来自全省各地,几乎都是单家独姓,他们带来了各种生产工艺。特别在石艺、竹艺、铁艺、木艺、砖瓦艺等方面,有许多能工巧匠。石匠谢绍材有着一手石上雕刻的好手艺,1958年应邀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。他创作的抱石、撬石号子,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近年来,三溪桥村被邵阳市委、市政府确定“美丽乡村示范村”建设单位,被省政府确定为“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”对象。如何做到把乡村振兴大业与打造红色文化名片结合起来,把弘扬红色文化与开发地方传统文化结合起来,把三溪桥的红色资源开发与新邵县的红色资源开发结合起来,这是值得思考的大课题。

(晏胜利,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温暖“苔花”

宋德云

这个学期,学校安排我任教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文科目。听说班上的学生还不错,但开学前,有几个优秀学生转学去县城了。

一天下午的语文辅导时间,我让学生自主诵读课文。好几次,我看到学生阿羽(化名)端着书本,小声地读着,读着读着停了下来。我走了过去,发现阿羽正在读的是古诗《鹿柴》。

“空山不见人……人语响……”

“能大声点吗?”我问。

“空山不见人……人语响……”

听清了,原来阿羽有好多字不认识,所以读得吞吞吐吐,也不完整。我握着阿羽的手,指着古诗,从题目开始,一词一词地教他读。阿羽学得很认真,教三遍后,已经能自己读了。

就在我转过身教另一位学生读《暮江吟》时,阿羽也跟着读了起来,声音足以让周围的人听清。“读得真好!”我竖起大拇指称赞他。阿羽的脸顿时红了。

与阿羽的聊天时,他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,还向我回忆了一年多前到这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,他当时心里很害怕。虽然读几年书了,可他一看到书本头皮就发麻。平常坐在教室里听课还好,如果是要自己去看书,哪怕是随便翻翻,他想都不敢想的。因为,他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字。

又是一节语文课后服务,我照例安排他们诵读课文。临下课了,阿羽跑到我面前说:“老师,我要背书。”接着,他顺畅地将古诗《雪梅》背完了。

“没听清楚,能大声点,再背一次吗?”我停了一下说。他又大声地快速背一次。我高兴地在这首古诗题目前写下了一

个红红的“背”字。“加油!”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。他点点头,转过身,昂着头,大踏步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他知道,我明天会把他的名字写在教室前面的表扬栏里。

从此,课后服务读书时间,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了。当然,这其中最开心的要属阿羽了。每一次课后服务时段,他都能背一首古诗了。

那天,我刚进教室,他就抱着课本跑到讲台前,说:“老师,这个字怎么读?”他指着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中的“教”字。

“教室的教。”我指了指教室的周围回答。

“哦,jiào。”他边说边走向了座位。

过了一会儿,他又走上来了。我以为他还有不认识的字。

“老师,我要背书。”未等我开口,他急着说。

“好!”我高兴地接过课本。他一口气就把《出塞》背下来了。我正要拿红笔写“背”字时,他说:“老师,我还要背一首呢。”“还要背一首?”我有点不相信,疑惑地看着他。“嗯。”他望着我,自信地点点头。接着,他又把古诗《凉州词》背了。最后,我在这两首古诗的题目旁分别写下了两个红红的“背”。

现在,他能主动向周围的同学请教了,也不会再害怕去阅览室看书了,朋友也多了。

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教育是爱的事业,更是阳光的事业。我们的目光不能总是盯着花园里耀眼的牡丹花,也要关注墙角处不起眼的苔花。努力飞吧,阿羽!但愿我能温暖更多的“苔花”。

(宋德云,任职于绥宁县寨市学校)

难忘的岁月

于彪

2001年,我18岁,正值青春年华,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,肩负着编辑社报的重任。那年,我们精心准备的文章遭遇了印刷难题。西街的印刷厂因转型升级而不再对外承接业务。我们四处奔波,却处处碰壁,那些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文章似乎注定无法变成铅字。焦虑与无奈交织,我们的心情跌入了谷底。

就在这时,一位老师建议我们去邵阳日报社试试。带着一线希望,我们来到了金家路的邵阳日报社。在一楼,李定明叔叔用他那温暖的笑容和一杯热茶迎接了我们。他耐心地听我们诉说困境,然后说:“虽然你们的印量不大,印刷成本较高,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。”接着,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,直奔二楼去找编辑讨论排版的事情。

在那里,我们遇到了聂荣华老师,他的热情如同夏日的阳光。在他的引荐下,

编辑们不仅答应了我们的请求,更给予了我们宝贵的指导和鼓励。社报如期印出,我将第一份带着墨香的报纸送给了李定明叔叔。他的话语如同春风:“小伙子,你们的文学报很有潜力。如果下次还需要印刷,随时欢迎。”

我们把社报送给了在报社遇到的每一个领导和老师。聂荣华老师再次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并细致地指导我如何将文章写得更精炼。就在这时,肖祥海老师走了进来。他认真地阅读了我们的文章,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他的话语,如同种子,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:“胸中有块垒,才能笔底起波澜。写作就是要多看多写……”

肖祥海老师不仅收下了我们的报纸,还慷慨地赠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《登攀的足迹》,并为我签了名。在《邵阳日报》编辑老师们的关怀和指导下,我不仅学会了写作,更知道了要培养精益求精

的精神。

2002年春天,我有幸邀请到邵阳日报社的邓杰老师为我们进行文学讲座。他的《红丘陵,我的母亲》这一篇文章,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。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写散文。我的散文也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得到了发表,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写作兴趣。报社的邱刃、卢学义、董雁、贺旭艳、曾世国等领导和老师,都对我的写作进行过精心指导和修改。我的作品陆续在各大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发表。我知道,我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《邵阳日报》编辑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。

后来,我在《登攀的足迹》的影响下步入了新闻行业。如今,我又进入了高职院校,成了一名大学语文教师。一路走来,《邵阳日报》编辑老师们热情关怀和鼓励支持,如同一股股暖流,温暖了我的人生。在此,我想对他们说一声:谢谢你们,是你们让我的青春岁月丰富多彩。

(于彪,任职于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有奖征文